

编者按：“不要光赞美高耸的山峰，平原和丘陵一样不朽。”每一个为生活努力奋斗的人们，都是平民英雄。今日女报/凤网推出“了不起的她”策划栏目，展现大时代下普通人的真实人生传奇，聚焦散发着真善美光辉的普通女性。如果你也是一个有故事的女人，欢迎跟我们联系。你的倾诉，我们来倾听。

# 离婚 27 年后，前夫给她写来“悔过书”

今日女报/凤网首席记者 章清清

高姨是长沙市岳麓区望月湖小区的“名人”。只要有一堆大妈大爷在聊天，嗓门最大笑声最响亮的一定是她。

望月湖小区建于上世纪80年代，树多楼密，灰扑扑的旧水泥楼让时代感扑面而来，又显得烟火气十足。高姨称得上是售卖“烟火气”的老板娘——在小区一间门面卖香烛香火。顺着时光数一数，这个门面的前身是干洗店，再往前可能是鞋店……高姨一直与时俱进。

高姨今年61岁，28岁时离婚，一个人带着女儿，再未结婚。高姨告诉我，她最有钱的时候在广州市区买了房，送女儿读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长沙的贵族幼儿园，“进园先交5万元押金”的那种。

没错，高姨是有故事的女人。

## 为了女儿，她离婚了

高姨叫高燕，长沙人。立秋后的长沙依旧暑气逼人。在她约8平方米的门面里，两台电风扇呼呼地吹着，她一边抽烟一边用长沙话说：“我跟你讲，我的故事真的可以写本书了。”

说完，她起身去里屋抱了本相册出来，一边翻一边让我看：“你看咯，我年轻的时候长得还可以吧！你不晓得，那个有良心的，我讲离婚，他就离婚啦。”

其实，现在的高姨都说得上是一个美人，白皮肤，高鼻梁，又爱笑。黑白照片里的她更像是电影明星。

高姨第一次被媒体关注，是她攒了几百件旗袍的“奇人轶事”。不过，高姨的人生故事可比那几百件旗袍精彩多了。

1985年，23岁的高姨风华正茂，是长沙原九龙服装厂的裁缝。那时，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吹到了长沙，九龙服装厂一派兴旺。“走在解放路上都能听到我们厂二楼‘哒、哒、哒’踩缝纫机的声音。”

高姨单位好，人又长得漂亮，当年追她的人很多。一个初中同学介绍她认识了长沙仪表厂的一



年华老去，高姨依然优雅。

个小伙子。“当时他还是蛮相貌堂堂的。”

恋爱两年后，高姨在1987年结婚，怀了个女孩。不幸的是，孩子在产道卡了十几分钟不出来，好不容易生出来，又在保温箱里住了一个多月才保住命。

“命保住了，孩子却因脑缺氧成了脑瘫儿。2年零9天后，孩子还是去了。”说到这里，高姨吐出一个烟圈，嘴哆嗦起来，泪水蓄满了发红的眼眶。

大女儿夭折后，高姨才有了身孕，好在第二胎很顺利，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孩。按照当时的政策，城里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。如果违反政策，轻则罚钱，重则开除工作。高姨不想因为生孩子丢掉工作，她的丈夫却极度渴望有个儿子。“开始天天吵架，怪我又生了一个女儿，让他没崽。女儿出生几个月了，他都没好好抱过。我们一吵架，他便抱起女儿作势要摔死她，我是跪过去从他手上抢过来的。当时我就想，女儿是我的命，我情愿离婚成全他，也要保护我的女儿。”

1990年，高姨带着女儿离婚。在那个年代，这是一件很需要勇气的事情。但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她所在的国营服装厂也开始走下坡路，她成了第一批下岗职工。

## 带幼女南下

“我离婚后才学会抽烟。”高姨有些苦涩地说，“以前，我也不是这个性格，说话细声细气，可以讲是离婚改变了我。”

一个女人带着孩子，还没有了工作，怎么活？为了挣钱，高姨摆起了小摊。地上铺一块塑料布，就在五一广场老凯旋门照相馆那里摆摊卖衣服。

生活把高姨逼上了梁山，也让她撞上了时代的风口。“那时候赚钱真的韵味。”高姨吸一口烟，有点得意地眯起了眼睛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人们刚刚富裕起来，正需要改善生活。“随便批发什么衣服都卖得出去。我从广东虎门批发过来的衬衣，一件成本价8元，能卖50元，你看赚钱不？有年我在常德津市卖衣服，连我身上穿的一件蕾丝花边的衣服都被扒下来卖掉了。”

但辛苦也是真辛苦。高姨的母亲早已去世，父亲身体不好，哥哥已成家，没人帮她带孩子。

她每个月要南下广东进货两次。坐一晚绿皮火车才能到广州，再从广州转大巴到虎门。她把钱缝进裤腰带，一路抱着孩子，孩子睡了就把她塞到座椅底下。

到了虎门，进的货都是用大麻布袋装着，要肩扛手提送到货车上。她先用一个布袋把孩子绑在胸前，再腾出两只手去提货。提不动，就一点点地拖着往外挪。

有人问：“你一个女怎么带着孩子来进货，你老公呢？”

“老公死了。”高姨的回复简单干脆。

有时，有好心人看到了会帮她一把。

在外面摆摊卖货时，她一刻都不敢放开孩子。她把所有的裤子都改成了松紧头，这样就连上厕所时也能抱着孩子。

就这样，高姨成了改革开放后最先富起来的那批人。她把女儿送到了长沙当年的贵族幼儿园，“幼儿园有外教老师，进园还要先交5万元押金”，还在广州市区买了房。

她穿着当年最时髦的衣服，在全国各地跑，北京、上海、广

州都留下她的情影。她的情感生活也不寂寞。“有人追，我记得有个姓刘的小伙子追我，他还是未婚的。”高姨回忆起当年的高光时刻，颇有点得意。

## 那些无疾而终的新恋情

不过，高姨的新恋情却没有结果。

“旁观者清。我奶奶说，那个后生现在是对你好，但他跟自己母亲关系都不好，会跟别人相处得好吗？你别忘了，你还带着一个女儿。”高姨说，奶奶点醒了她，她迅速结束了这段恋情。

上世纪90年代，高姨除了卖衣服，还涉足干洗店、金店、饭店……什么赚钱做什么，赚得盆满钵满。

到了2000年，随着市场进一步规范，商品已经不那么短缺了，品牌意识逐渐加强。高姨敏锐地嗅到了商机，拿到了“天祥鞋业”的总代理，并投资了一家制鞋厂，高姨变成了“高总”。

一身职业套装，烫着短发，脚蹬高跟鞋，手握精致手包，高姨那时候的形象颇有职场女精英的气质。

与此同时，39岁的高姨再次迎来了爱情。经人介绍，毕业于名牌大学的“小郑”进入了高姨的生活。小郑其实比她大4岁，虽然离异但是没有小孩。

“我没读好多书，也想找个读过书的，他还说不在乎我有小孩，我对他蛮满意的。”高姨说。

正式扯结婚证前，小郑带着高姨去拜见自己的父母。

高姨特别重视这次见面，结果却大失所望。“他母亲穿着睡衣拖鞋在客厅坐着，厨房里也是冷火秋烟，一看就是不欢迎的意思。我知道他母亲看不上我这个离了婚还带着孩子的女人。”

高姨主动跟小郑提出了分手。小郑挽留说，他们婚后不需要和父母生活在一起，但高姨还是拒绝了。

“现在想想还是有点傻，小郑真的挺不错，我那时有点心高气傲吧，不想被人看不起。”高姨淡然一笑，从相册里抽出一张照片指给我看，“喏，这就是小郑”。

隔着20多年光阴，老照片里的男子依然眉清目秀。

这也是高姨最后一段情感邂逅。

## 前夫向她要救命钱

高姨的父亲患了一种怪病，她从2000年开始带着父亲四处求医，直至父亲去世。她为此花了40多万元。

与此同时，鞋厂的发展超过了只做过小贩生意的高姨所能掌控的范畴，鞋厂一天天亏损，到她付清员工工资“关门大吉”时，她也几乎倾家荡产。“我最惨的时候，身上只有400元。”

让她欣慰的是，女儿长大了，还考上了大学。

高姨决定从头再来。她向银行贷款盘下一个门面卖香火香烛。这门生意有两个时节销量最好，一是逢年过节，二是农历七月半。长沙的老一辈有在七月半给去世的亲人烧包的习俗。烧包就要写包，为把这门生意做起来，50多岁的她开始一笔一画地练毛笔字。

于是，高姨的小店又开得红火起来。虽然赚不了大钱，但帮她供养女儿读完了研究生，还置办了房产。

此时，意想不到的故事来了。

2017年，前夫中风了，通过女儿向她要起了救命钱。“女儿从小到大，从小学到大学，他没有出过一分钱，现在他病了就通过女儿来要钱，你说可耻不？”高姨愤愤地说。

但架不住女儿的央求，架不住女儿对父爱的渴望。高姨心软了，但提出让前夫写份“悔过书”。

高姨把这份悔过书拿来给我看。在一张小纸片上，她的前夫写道：“感谢你的救命钱，你善良贤惠，祝你好人一生平安。”

那年冬天，在医院病房里，她和女儿跟坐着轮椅的前夫留下了唯一的一张合影。

2022年，高姨的前夫去世。一代人的恩怨终结。

现在，61岁的高姨，依然是一个精力充沛、爱笑爱美爱生活的女人。她一边经营着小店，一边做起了志愿者。女儿也加入进来，并成立了“23公益”联盟。2021年，高姨被推选参评“年度网络感动人物”。

高姨一口气说完自己的故事，吐出最后一个烟圈，把烟头摁灭，对我说，“给你写幅毛笔字吧”。她铺开宣纸，提起毛笔，落笔写下：“人生一切靠自己！”

这何尝不是她自己一生的写照呢？！